

她們是勝利者

黃 鋼 著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目 錄

罷工的原因·····	一
工人不是綿羊·····	三
罷工的領導者·····	六
反動派早有佈置·····	八
展開政治攻勢·····	一
他們歡宴誰·····	三
雙方對陣·····	五
打退兩次攻擊·····	九
她有無限英勇氣概·····	三
許泉福智勇雙全·····	四
瓦斯彈·····	六
何宇珍堅守陣地·····	八

她從三層樓上跳下來……

誰是放火的人……

你是奪槍的紅衣女郎嗎……

真實的結局……

三

三

五

〇二

罷工的原因

這是一九四八年年初。中國人民解放軍早已進入全國規模的進攻了。

這時候，在上海，反動派加緊壓迫人民，壓迫工人。上海申新第九廠，爆發了一次大罷工。申新九廠是上海最大的紗廠，有七千多工人，十三萬多紡錠；平時對工人很苛刻。國民黨匪幫向工人要所得稅，有的廠還沒有開徵，申新九廠事前不徵求工人意見，就先在工錢內扣了，甚至連一九四七年七月份以來的都要補繳。一九四七年這年廠方明明賺錢，年賞却照一九四六年打八折。八折之外，又按生活指數打九折。發的時候又分兩期。頭一批一九四七年年底發，那時候米價每担一百二十萬元；後一批推到一月半才發，米價漲到每担一百六十四萬元；這無形中又打了一個大折扣。此外還剋扣工人應得的配給煤和配給米。

申新九廠這時已經沒有工人自己的工會。工會早為反動派所控制。所以這次工人是要面對兩方面的鬥爭：一面是向資方爭取合理待遇；一面還要防備工賊在工人內部破壞。工人向廠方提出的是借薪兩月、補發年賞、發給配給品、反對扣所得稅；改善工人管理

方法和放寬產婦假期等這些正常要求。哪知被特務控制的工會反而對工人說道：『廠方就是這樣了，看你們有什麼力量吧！』工人不理特務的這一套，派了自己的代表跟資方談判。談判進行了好幾次，都沒有用，結果竟是這樣：

工人代表問資方：『人家廠裏都發過配給煤了，怎麼我們沒領到呢？』

資方代表說：『我們廠裏範圍大。現在我們叫人到南京開煤礦去了。開好煤礦，修好公路，就叫車子裝來給你們。』

工人心裏想，這要到什麼時候呢？不是推辭麼！而且舊曆年關已到，工人家家誰不等着用煤！要等開好煤礦，至少是明年夏天了。那還行麼！何況配給米、配給煤，有些廠都發過了呢。

你要問廠方買配給米的事怎麼辦嗎？資方代表就說：『要米麼？在無錫一帶鄉下人還沒有種出來哩！』資方那時想：申新九廠的工人向來『沒鬧過什麼事』，這回隨你們吵吵鬧鬧吧，你們總歸是要吃飯的，吵到肚子餓了，就會老老實實做工了。

工人不是綿羊

可是，工人並不是綿羊。經過最後一次談判以後，就在這天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二點三十五分，他們全部關車了，車間裏機器都停了擺，罷工開始了。

這是大家討論好的。領導這次罷工的戚懷瓊等同志，事先搜集了工人羣衆的反映，頭一天，找積極分子開了座談會，大家都說：『每件大小事情廠方都不給我們工人活路，待我們像牛馬一樣。』都說：『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吧！不拿行動出來，他們不曉得工人的心思！』這次秘密的座談決定了關車時間，通知了全體工人：到時候一分鐘一秒鐘也不要耽誤了。

決定的時刻靠近了。廠方也知道這天工人要關車，先派了職員到各車間查看；但是他們的消息不靈通，以爲是九點鐘要關車，九點左右派了些工程師跟考工來車間，看看沒有事情，就走光了。時間一到，銅匠間首先關車，五分鐘之內整個工廠的馬達都不轉動了。

馬達一停，工人馬上就組織糾察隊，又推選代表。積極分子站出來演講：『廠方哪

天答應要求，我們就哪天開車，你們同意嗎？」大家都鼓掌。各車間選出的工人代表說：『我們都要好好保護機器，每根洋線頭都不要斷了，把車間看好，把地掃好，機器的零件都要擦清爽，坐呢，都要坐在地上，不要坐在車子上跟棉花上；我們工人階級是頂愛護機器，是頂守規則，是頂守秩序的！』

每個車間有十二個糾察隊員在看守機器。一個人看六部車子，防止特務的破壞。報名參加糾察隊的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人。每個車間又選出兩個代表。此外，又組織了伙食隊和宣傳隊。伙房裏由伙食隊去燒飯弄小菜。飯廳吃飯比任何時候都有秩序。菜飯也變好了。三十個車間裏隨時都在唱着歌。歌詞是工人們照『你這個壞東西』改編的：

你，你，你，你這個壞東西，

別人家配給物品都已發，

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囤積在家裏。

只管你發財肥自己，

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！

你這個壞東西，你這個壞東西，壞東西，壞東西！

不發煤球，不發食油，不發食米，都是你！

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樣的。……

工人們在車間還演戲，戲是工人自己編自己演。演的是資本家勾結特務走狗，壓迫工人，吞沒配給品。到第二天，工人們就學會了三支歌（『團結就是力量』『我們要配給品』等）。教歌的宣傳隊當中，有一個小女工陳雪珍，她那年只有十七歲。當時領導罷工女工的領袖戚懷瓊對陳雪珍說：

『工人受了壓迫，都很難受；你要領導他們把他們的苦惱煩悶都唱出來；還要叫他們增加信心，有力量，能支持下去。』

三十號晚上七點鐘，兩千多上夜班的工人都來了。因為日班的工人都已罷工，還聚在車間沒有出廠，資方怕夜班工人進廠，跟全體工人匯合，就叫管理室的女職員對工人們說：『日班沒有下班，你們不要進去。』夜班工人說：『她們不放手我們就不上工了。』女職員就說：『她們已經罷工了，你們還去做什麼？』夜班工人說：『她們罷工要配給物品，我們也要呀！』說完，有人喊：『要吃飯的工人都衝過去呀！』大家一起衝過障礙，日夜班工人就全部匯合，全廠工人的大團結形成了。

罷工的領導者

罷工的領導者是共產黨員。還在各個車間統統關車以前，一月二十九日晚上，戚懷瓊在飯廳裏對工人演講。她向工人同志們講這回要配給物品，廠方怎樣推脫的經過。她指着飯廳的飯桌對大家說：『看，廠方給我們辦的這伙食：戚天是爛蘿蔔乾，根本就不人吃的！』

戚懷瓊同志向工人們指明：在這一回交涉中，完全可以看出來，國民黨反動派是竭力欺壓工人的。她說：『偽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代表在這次交涉中也來進行過所謂『調解』，這偽官方代表來了以後就說，『你們工人的要求都不合理呀！』戚懷瓊進一步把這生活問題跟政治問題聯系起來，進行分析。她說：『大家都知道，廠方拿我們全體工人的身份證去做什麼嗎？他不是說有了身份證好給我們工人領配給品嗎？現在身份證拿去兩次，有一個多月了，配給品在哪裏呢？我們叫他們騙了。他們拿身份證去投票，選他們的親戚當參議員，以後壓迫我們更方便了。只要他們當一天官，我們肚子總飽不了！……』

『你這是反動宣傳！』飯廳中有特務喊起來，同時還有特務把電燈關了。在一片漆

黑當中，有一個特務跑到戚懷瓊身前去招住她的喉嚨，把這個講演打斷了；戚懷瓊倒下來了。

許多工人搶着把戚懷瓊扶到一個小房間去。行兇的壞蛋在黑暗的飯廳中被工人打了一陣，逃走了。現在好幾千工人都担心戚懷瓊的身體健康，小房間外面擠滿了工人，不願意到別處去，都關心她的精神恢復過來沒有。

戚懷瓊的喉嚨叫人招啞了，有一個多鐘頭她不能說出話。工人都還記得她剛才的講演。她的講演好像一面鏡子，使工人看清了自己現在的命運。因此許多工人在戚懷瓊被招倒、扶走以後，都哭起來了。

戚懷瓊慢慢甦醒過來了。她睜開眼睛，對身邊的工人同志們講道：『工友們，現在我們只剩下一條路，就是團結起來，堅決鬥爭，採用各種各樣靈活的鬥爭方法，一定要達到我們正義的目的！』在她身邊的一些工人說：『你放心吧，戚懷瓊，我們什麼都明白了，這不是打了你一個人，這是打的我們所有工人啊！』

反動派早有佈置

所有的事情，都證明了當時的廠方在這件事情上，和國民黨反動派是勾成了一氣。所有事情都證明了，國民黨反動派對於屠殺和壓制申新第九廠的工人，是早有佈置的。

就說工人們和資方最後談判的那一次吧，當時談話還沒有完哩，忽然看見窗外有兩個人，有一人在窗口冒頭來；工人問：『這個人是誰？』資方代表說：『是我們請來的新聞記者。』工人代表問：『是新聞記者嗎？我們應該招待他們呀！』說着就把那探頭探腦的人拖出來，另一個趕忙逃到廠長室去了。工人向拖出的這個人要記者卡片。這人慌了，說：『卡片忘帶出來，留在家裏了！』工人代表問：『到底是什麼人哪？』他承認了：『我是三青團派來的！』工人都很氣，問道：『是三青團哪部分的呀？交證件出來吧！』這個傢伙也變了臉，就拔出手槍來說：『看吧，這就是證件。』說畢，舉起槍來，真像要打。工人代表們（男女一共有一百三四十名）一起擁上去，把那八寸手槍奪下來，就把這人帶到車間；這最後的一次談判，也就沒結果的結束了。

帶到車間裏去後，這個身份不明的人自己也承認了他是偽警察局的特務，坦白了他

來的任務：『是資方打電話到警察局，警察局長派我來擾亂這次談判的。』工人們聽了，都很氣憤，馬上打電話給普陀分局，問有沒有這兩個個人，分局也承認是他們派出來的。但是，特務的擾亂也並不到此干休。

一號的晚上，工人關車以後，特務走狗跟罷工工人們又搗了一夜的蛋。這夜晚工人們本來都睡在車間裏。特務們跑到房頂上扔屋瓦。工人們知道是他們故意搗亂，就把比較精明強幹的糾察隊員派出去站崗放哨，加強防守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國民黨反動派佈置了這一夜晚的把戲，故意丟屋瓦，疲勞糾察隊，好配合軍警在二月二日清晨六點鐘時開大門進來。清晨六點鐘正是工人糾察隊員們站了一夜的崗後最疲乏的時候。果然，換班的糾察隊員還沒有接班，外面國民黨反動派的警察大隊就串通了門警，把申新九廠的大門打開了。

這時候，開到工人們面前來的反動派武裝是：上海偽保安警察大隊、偽警備司令部第二稽查大隊、四個警察中隊，還有騎兵巡邏大隊和機動車隊。他們在剛剛天亮時用閃電般的速度包圍了申新第九廠。這全副武裝的屠殺隊，是奉了國民黨反動派最高負責人的命令來的，它們現在已經衝進工廠的第二道鐵門了。早在他們偽社會局的官方代表來『調解』這次『工潮』的時候，偽官方代表曾經對工人們說過：『你們要想罷工嗎？要

事先通知我們社會局！」工人說：『要通知了你們，還會讓我們罷工嗎？那不是自投羅網嗎？』官方代表窘了，發開了脾氣，哼了一聲，就說：『你們這批傢伙，說話態度怎麼這樣不好？對我們社會局的人一點禮貌也沒有！你們是嫌我們這塊鄉頭太小麼？好，小鄉頭敲不下，用大鄉頭吧！』現在，用他們的話來說，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『大鄉頭』（軍警武裝）來了。現在就要看工人同志們的組織力如何了。

展開政治攻勢

工人們很沉着。

戚懷瓊這時沒有睡覺，她跑進車間，叫人起來。另一批工人剛剛要吃早飯，看見偽軍警來了，飯也不吃，忙把三道鐵門關上，大約有兩千多女工都擁在第三道鐵門那裏防禦着。彼此都說：『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讓他們進來。』

與戚懷瓊同志共同領導這次罷工的工人領袖中，還有一位叫何宇珍的女工，她也是共產黨員。這時，何宇珍與戚懷瓊立刻就領導工人羣衆，展開了對偽軍警的喊話工作。偽軍警進二道鐵門後馬上派人上了工廠前後的屋頂，架起機關槍，對着工人所在的地方瞄準。工人即刻進行有組織的防禦準備：在那座還沒有修起的飯堂樓頂上集中磚頭、飯碗、桌子、凳子、廢鐵、柴油筒，把這些東西從第二層樓用推紗的車子轉運，搬到沒修起的三層樓屋頂；這座還沒有蓋好的飯廳三層樓頂，向着警察的那一面，有一堵沒有砌起的牆，成了工人們後來躲避槍彈的壁壘。車間的工人還把消防龍頭用皮帶接起來。許多門口也都壘起防禦工事。工人糾察隊也都站在要道和門口。偽警察們看見這些，他們

就喊：『哎呀！你們這樣子可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你們要造反啦？』何宇珍就領導工人們喊道：『你們不開槍，我們也不打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』

偽普陀分局來的警察當中，很多人都認識這個廠的工人，也有些警察就是這個廠工人的家屬。因此聽了工人的喊話之後，警察也喊道：『只要你們不打，我們不開槍！』

工人又喊：『不開就不動手！』

接着，工人就唱歌給軍警聽，演戲給軍警看，向軍警作宣傳。這時候，車間裏很多傳單都趕印好了，從後面三層樓的屋頂上撒下去。但是，這時撒傳單的工人發現在廠的四周圍都有嚴密的崗哨和騎兵，他們在申新九廠每一個門前都一隊一隊佈置好了，驅趕着行人，不讓他們去拾上面撒下的傳單。可是四面擁擠着的人們不顧這一切，都圍攏來搶傳單看。

工人們在傳單上面寫着：『我們的罷工是合理的，會勝利的，希望家屬安心！……』早上十點鐘，工人領袖湯桂芬、范小鳳同志領導的滬西區各廠工人慰問大隊也都來了，她們怕自己的階級弟兄在廠裏面被關住挨餓，帶來了麵包、鹹菜，但這些麵包都叫外面的軍警搶走了。

他們歡宴誰

正午十二點鐘，廠方在廠內的職員俱樂部，歡宴帶領軍警光臨的『貴客』們。這些『貴客』以偽警察總局局長俞叔平爲首，帶來了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、偽警察普陀分局局長、偽社會局代表、偽總工會代表、偽市黨部代表、偽工人福利會代表、偽警察總局調查科長等人。分賓主坐定以後，廠方舉杯歡迎他們，大談對付工人的『辦法』。這時，特定的酒菜通過層層封鎖送到俱樂部來；衝進工廠的軍警，也還只是分吃那些剛才從工人獄問大隊手裏搶去的麵包。

有一個警察，這時把手裏麵包丟在地下，發起牢騷，對着俱樂部大門說：『你們吃大菜的吃大菜，我們還是在外面吃麵包！』

工人們看見了這事，又一起喊道：『當官的吃酒席，警察吃麵包，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！』

蔣匪幫的長官看見偽普陀分局的警察們不可靠，連忙下令派偽警察總局的警察來代替他們。

同時，在歡宴席上，大計已定：資方與官方決定先把工人的領袖引誘出來，加以逮捕，然後再進一步打散工人。

工人也看穿了這一套。當酒宴完畢，偽軍警頭子喊他們派代表出去談判的時候，工人們回答道：『你們退兵我們就談判！』『你們裝甲車開出去，我們就出來！』因為在兩點鐘，偽警察總局機動車隊第三中隊、裝甲車隊第一中隊、偽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，及偽保警大隊的第一、第六、第八三個中隊，全都都開來了。從申新九廠第一道鐵門到第三道鐵門之間，已經排滿了裝甲車和飛行堡壘。形勢已經相當嚴重。